

電影劇本叢書

三年

葛 琴 著



藝 術 出 版 社

電影劇本叢書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編

三

年

葛 琴 著

藝術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：一七

本書字數：七九〇〇〇

三 年

著 者

葛

琴

編輯者

中央電影局藝術委員會

出版者

藝術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

新華書店

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
一九五四年八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〇〇〇一—四五〇〇
定價：四 千 二 百 元

內容說明

這個劇本描寫的是自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二年這三年間，上海某紗廠工人對不法資本家所進行的一系列的鬥爭。解放後的工人，以國家主人的姿態，戰勝各種困難，積極恢復生產，改裝工具，提高產量，為國家創造出許多財富，而不法資本家却唯利是圖，抽走資金，投機倒把，賄賂幹部，盜竊國家資財，猖狂地向工人階級進攻。最後，工人在轟轟烈烈的五反運動中，清算了資本家的五毒行為，獲得了全面勝利。這個劇本揭發了資產階級唯利是圖的本質，也寫出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。

—
一九五〇年二月，上海。

早晨，天色矇矓，北風呼吼，黃浦江上，急浪洶湧。

急浪洶湧澎湃。

一羣白色小鳥，迎風逐浪起飛。

江海關大廈尖頂，紅旗飄揚。

海關大鐘，針指六點，時鐘鳴響。

鐘聲隨着遠去而模糊的外灘，消失在滾騰澎湃的急浪聲中。

浦東江邊路上，在行進着的一羣男女工人中，一個十六歲的年輕女工小九子，她望着
一個爆炸的浪花，呆了一下，回頭望後面路上，走着，望着，突然圍巾吹落，她急
追，猛笑。

有人叫：「好哇，小九子！」

小九子捉住圍巾，壓着一口大北風，望着來方的路上，叫：「喂，高金妹，快呀！」前面，樹枝狂舞，沙土飛捲，三個孩子圍着女工高金妹。高金妹蹲在地上，心裏焦急，在跟最小的一個孩子縛鞋帶。她回頭望小九子，高聲答應：「你先走吧！」

小九子沒有動，還是呆呆地望着前面，顯然在替高金妹擔心。

高金妹壓着心裏的焦急，慈愛地牽着孩子們說：「快回去，媽領了工錢就回來！」

大孩子懂事地望望媽，指小弟說：「媽，是他，要追你！」

小弟指大哥，不服說：「嗯，是你！」

高金妹破顏一笑，親親小弟的臉說：「好了，大家快回去，媽領了工錢就回來！」

二

私營大明紗廠的門口，高金妹喘着氣剛要進去，可忽然呆住了。

裏面一羣羣的人在喧嚷着，突然一個強烈的大聲說：「什麼，不開工，誰說的！」混亂的人聲中另一個大聲說：「啊——沒有原棉？呸！」

這下剛移動脚步的高金妹，又本然呆住了。後面有人推她一下，那是聽到消息趕來

的女工李鳳珍，她氣虎虎地說：「進去！跟資本家說話去！」

高金妹焦心說：「過年前，不是講好今天開工的嗎？」

李鳳珍拉着她就走：「講好的事情多着呢！兩個半月啦，不發一個錢，要餓死大家嗎？」

騷動的人羣中，突然跳出車間工頭——資方親戚楊阿七，他拍着胸脯說：「要餓死大家嗎？做不到！包圍事務所，老子去問他！」

人羣劇烈騷動。楊阿七把帽子往腦後一推，大聲說：「走走走，包圍事務所，老子去問他！」

老年女工張媽媽，打人羣中擠過去，冷冷地望望他：「喔，是你呀！」

楊阿七楞了一下說：「怎麼，做工不拿錢，老子講錯了嗎？」

旁邊的小九子，推他一下說：「嘿，是資本家叫你來的嗎？」

楊阿七晃一下胳膊：「笑話，你破壞團結！」他一溜煙衝入人羣，大聲地喊着：「包圍事務所！打倒事務所！」

保全工人陳才明，打側面的門裏衝出來一把抓住他說：「你想搞什麼鬼？」

張媽媽也追了過來，向左右人大聲說：「別理他！咱們有工會，趙秀妹跟廠長在談

呢！」

楊阿七煙頭一擰：「嘿，好！瞧她的！」

三

事務所廠長室裏。才二十二歲的趙秀妹，顯然還不太熟練這種交涉，同時也顯然由於廠長那不得要領的談話，使她耐不住心裏的焦急。她坐在靠窗的沙發上，旁邊還燒着一隻火爐。她又悶又熱，急急地透一口氣，擦一擦頭上的汗，終於打斷廠長的話，說：「廠長，我們談開工的事情。」

五十二歲的老廠長，爲難地望她一眼說：「正是嘛，我講過啦，開工沒有問題。」趙秀妹心想，他的話怎麼老是一半出，一半進，談到什麼時候去？她耐不住地說：「什麼時候？」

廠長搖搖頭，指着一隻破爛的保險櫃說：「廠裏實在窮啊！解放前，老闆把所有的資金都帶到了香港，如今八個多月下來，欠的債可不少啦——」

哪，又來了！趙秀妹望他一眼，拉開一盆擋在他們中間的什麼萬年青之類的盆景說：「廠長，全廠工人在等着開工拿工錢！」

廠長嘆一口氣說：「是呀，嚴重的債務啊！細算一下，要值到三千五百件棉紗啦！難啊！唔，也難怪，年輕人想不到這些啊！」

趙秀妹只差沒有站起來，她攏一攏臉上的短髮說：「你說我們不了解廠裏的情況嗎？廠長，我問你，一個廠養得起兩個廠嗎？你們香港的廠，打哪裏來的？」繼而她用天真的口氣說：「你爲什麼不講，『叫香港廠拖死了！拖死了！』」

廠長苦笑一下說：「香港開廠，是老闊的意思！總之千句併一句，趙秀妹同志，上海銀根緊，兜不轉，原棉也買不起，拿什麼來開工啊！」

窗外突然擁來一羣人，女工李鳳珍大聲地說：「什麼，叫他把香港的三萬擔美國原棉拿來！」

小九子爬上窗台，在窗框上搥了兩下說：「聽見沒有，三萬擔美國原棉拿來！」

趙秀妹一下站起，準備拉開窗子。

廠長着急說：「不不，趙秀妹同志，我們談，我們談！」

趙秀妹轉過身來，望了望手裏的小本本，背後玻璃窗上，小九子的兩隻大眼睛在望着她，她並沒有注意，只透一口氣說：「廠長，我們的意見很簡單：馬上開工，欠我們的工錢，從今天起，分期發放！再一點，凡是本廠的資金，全部歸還本廠，包括本廠前

年的定貨，最近在香港交清的三萬擔美國原棉！」

窗外克通一聲，小九子跳到地上說：「好！統統都講了，講了。」

李鳳珍急躁地說：「本來嘛，換着是我，才不跟他牽絲絆藤呢！趙秀妹也真是——」
室內的趙秀妹又擦一下頭上的汗，焦急地望着廠長補了一句話：「聽清楚了吧？」

廠長點點頭，嘆一口氣說：「唔，談何容易啊！那三萬擔美棉，要能够運來，什麼問題都解決啦！可是敵人封鎖海口，飛不進來啊！」

「飛不進來？」趙秀妹一下站起來說，「廠長，我們中國的海口是封鎖不了的！你要不相信，問一問羅經理，他自己的五百擔美棉，怎麼運到天津的，還賣上那麼大的價錢？」

「啊？」廠長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也一下站了起來，繼而搖一搖頭說，「不會吧？能有這樣的事情嗎？」

趙秀妹幾乎想笑，她閃亮着眼睛說：「怎麼，你還不知道？」

廠長顯然蒙在鼓裏，他拿不定主意說：「唔，能有這樣的事情嗎？」

四

漂亮的羅公館，一間精緻舒適的起坐間裏，吳廠長顯然和羅經理談開了美棉的事情。這四十多歲的羅經理，穿着拖鞋睡衣，泰然自得地靠在沙發上說：「唔，共產黨的消息，倒確乎靈通！可是我那五百擔美棉，還不是落在國家的市場上？」

廠長內心煩亂，低沉的聲音說：「可是西城哥，自己廠裏火燒眉毛，兩千多工人，坐吃山空，倒把現成的原棉落在別人手裏，你什麼打算啊？」

經理冷冷地吸了一口煙說：「打算？一範哥，沒底的棺材，死人也瞞不了！」

廠長吃驚說：「難道關廠嗎？」

經理胸有成竹地說：「還拖得下去嗎？」

廠長急得站起來說：「關廠可不簡單，如今工人，有政府撐腰！」

經理冷笑說：「求之不得！哼，政府撐腰，強着老黃牛耕田，把所有資本家拖垮！」

好心的廠長，極力想打消他關廠的念頭，十分委婉地說：「政府也才幾個月的江山，敵人這樣封鎖轟炸，旁的我不清楚，單說原棉來路，還能供應大家到如今，就不容易啦！停工關廠，得好好考慮！」

經理橫他一眼說：「考慮得太多了，天天年三十，人家大福紗廠華經理，真有一

手，快刀斬亂麻——」

廠長不以爲然地打斷他說：「華茂埗天大的本領，也不過是關廠吧！西城哥，你連襟李少陵，那才是個辦廠的人才！」

經理漠然一笑：「天字第一號的大傻瓜！三個月來，一口氣在蕉湖賣掉了三間小廠，唔，他瑞士的法郎存款，我也差不多了！憑他的氣候，哪裏站不住？香港、澳門、新嘉坡，動動腦筋，幾個廠也出來了！辦廠的人才，不通氣的大傻瓜！」

廠長強作笑臉，訥訥說：「可是他到底頂住了大光廠。十二萬鎊子的大廠，市場上一天也少不了它。當然囉，政府爲什麼不要幫他的忙？三次貸款，就超過他全部的法郎存款。可是沒有他自己的苦撐，一百個大光紗廠也早已關門啦！」

經理很不耐煩地望他一眼：「哼，市面窮成這樣，我的話說在這裏，要不了三個月，走頭無路的日子在等着他！」於是霍地走去，從寫字桌上，拿來一張和工會談判的五項備忘錄說：「你看一下，已經給工會送去了！」

廠長看了一看說：「五項談判，怎麼，那你還打算開工嗎？」

經理漠然一笑，正要說話，空襲警報響。他嘆一口氣說：「你瞧這局面！一範哥，開廠不比擺攤——」

室外過道上一陣急促的高跟鞋聲，經理夫人，三十歲上下，所謂大家閨秀的派頭，穿着黑色的絲絨旗袍，一下來到這裏，見吳廠長略一點頭，於是轉向她丈夫說：「你看，叫你早車走，又非要走夜車！」

說話間，機聲充澈天宇，夫人着急說：「你看，你看，你一會兒一個主意，要走，又不快走！」

吳廠長注意地望他們一眼。

突然，他們五歲的孩子，在外面露台上，大聲而又興奮地叫：「媽媽，來看，來看，咱們的飛機好多啊！」

空中傳來激烈的機關槍的追擊聲。

頑皮的孩子，一下闖了進來：「我的衝鋒槍呢？」他很快發現，自己的衝鋒槍被一隻重重的行李袋壓着，他拖了一下，拖不動，撲向母親說：「媽媽，上海好，上海好，我不去香港！」

母親摟着他，煩惱地說：「你問他！」

孩子望父親，楞了一下說：「爸爸，香港不好，上海好！」

父親瞪他一眼。母親拿着槍，護着孩子說：「走吧，媽陪你去！」

外面機聲和戰鬥聲，雖不斷作響，但這起坐間裏，却顯得格外沉寂。

廠長耐不住地透口氣，指着手裏的備忘錄說：「你要走，那還用得着談判嗎？」

經理較為和緩地說：「這是免不了的一步。你放心，我羅西城做事，決不連累朋友，所欠工資——」

楊阿七急氣直喘地奔進來，報告他三舅羅經理說：「三舅，紡織工會的一個女將，帶着工作隊下廠來了！」

經理煩惱地說：「她姓什麼？」

楊阿七楞着答不上。

經理暴怒，追問：「張金生不在廠裏嗎？他爲什麼事前不來報告？」

楊阿七兩手一翻：「他知道個屁！我們講好了要打事務所，臨上陣，他溜了！狗食的，連他自己的老娘也駕不住！老奶娘這老不死，真可惡！」

廠長一切蒙在鼓裏，他責問楊阿七說：「怎麼，你們想打事務所來解決問題嗎？誰叫你打的？你說！」

楊阿七望三舅，趁勢爲他劃火點煙，他想了一想說：「對啦，報告廠長，日夜班工人都都在廠裏，等着您去答話！」於是退出門去。

廠長默然許久，收起備忘錄，準備走，可又遲疑不決。

沉思中的羅經理忽然望他一眼說：「等一等，再有半小時，原棉進廠，一同去。」

廠長大吃一驚說：「怎麼，你還有原棉進廠？」

經理十分平靜地說：「是的，很少。」

廠長嘆一口氣，忍不住地說：「西城哥，你既說要停工，又說要談判，再說還有原棉進廠，可是你又很快要去香港！西城哥，這究竟是個什麼底？」

羅經理一變剛才的態度，搖搖頭，拉下吳廠長輕聲說：「事到臨頭，不能沒有一個結束。人家大福廠多乾脆，我們已經遲了！」

好心的吳廠長，捉摸着他的意思說：「那是說，一邊開工，一邊就準備停工囉！」

羅經理接口說：「恐怕還要簡單一些吧，我們不能大被動。一範哥，家裏還留下一點錢，萬不得已的時候，你拿去應付一下工資。往後，局面能有好轉的話，再做打算。眼前來說，只有停下工來，才是萬全的上策。」

廠長緊張，沉默，旋又不勝重負地說：「這，這，……」

經理把半截煙捲熄滅在煙灰缸裏，鼓勵而又安慰地拍他一下說：「天下沒有不了的事情！看在三十年的交情上，偏勞你啦！」

五

經理翩翩風度，在工會辦公室裏，由趙秀妹介紹，和紡織工會副主席陳英同志見面，他響亮的聲音說：「想不到陳副主席親自出馬。本廠情況，領導上一定清楚，但個人相信，困難是暫時的，如今有政府撐腰，應該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！」說着爽朗地笑了起來。

陳英，四十歲左右，溫厚，幹練，有一副親切可愛的面孔。她寧靜地望一下對方，柔和緩慢地說：「對，政府是想了許多辦法，不過解決問題，還得靠各廠自己的努力。」

經理說：「那當然！拿兄弟個人來說，頭寸儘管兜不轉，也不能不想法使原棉進廠，只要做得到，這時候，誰還計較個人的利害！」說着又哄哄地笑了起來。

趙秀妹不能相信地瞥了他一眼。

陳英却顯然望到他心裏，但還是懇切地說：「我想也只有這樣，才頂得住這個廠！眼前苦一點，羅經理，要不了半年，情況就會好轉。」

經理故作興奮說：「那當然，誰都清楚，困難是暫時的！」

陳英寧靜地笑笑說：「可是我也應該告訴你，眼前還很有一部分資本家看不到這一點，不相信自己國家的力量，却千方百計想往帝國主義的市場上跑！如果是那樣，事實會告訴他們，要碰得頭破血流的！」

經理連連點頭，且振起精神說：「這就太沒有政治遠見！拿本廠來說，我怎麼也得堅持下去。最近我也想跑趟香港，抽點資金回來。」

趙秀妹忍不住地打斷他說：「幾時？」

經理狡猾地笑笑說：「還沒有決定。趙秀妹同志，我上午送來的五項意見，很不成熟，希望本廠工會和上級領導多多指導！」

趙秀妹壓不住心裏的反感說：「你講起來真客氣！我問你，我們兩千多人的意見，你怎麼一個字也不提呀？」

經理笑笑說：「對對，這是我的疏忽。其實本廠資金，包括三萬擔美棉，不成問題應該用在本廠。」

趙秀妹想了一想說：「那還有什麼困難？有錢，有原棉，你拿出來就是啦。」

經理望她一眼說：「是呀，遠水救不得近火！眼前照本廠的情況，如果不縮小規模，恐怕一切都很難談下去！」